



同名電視劇拍攝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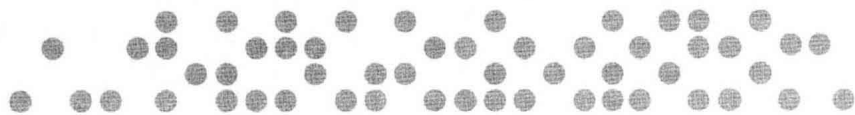
暗算

Murder Secretl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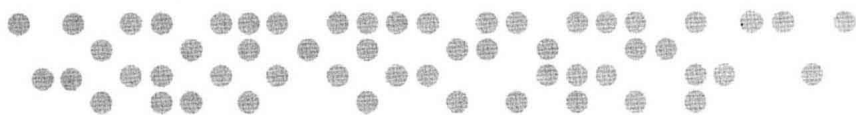
Author
麥家

與巴金、余秋雨齊名的大陸新生代作家





暗算



麥家 著
文圖國際圖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暗算／麥家作.--臺北縣中和市：波希米亞文
化，2004〔民93〕

面；公分

ISBN 957-29917-4-4（平裝）

857.7

93016784

文字部落 03

暗算

作者／麥家

總編輯／鄭梘予

編輯／陳若萱

校對／陳賢文 陸莉娜

封面設計／黃聖文

出版／文圖國際圖書

發行／波希米亞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中和市秀朗路三段50巷29弄3-2號3樓

電話／(02)8941-3425

傳真／(02)8668-4773

電子信箱／a1345@ms63.hinet.net

郵撥帳號／19741284 文圖國際圖書出版有限公司

電腦排版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裝訂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／旭昇圖書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52號2樓

電話／(02)2245-1480

傳真／(02)2245-1479

電子信箱／s1686688@ms31.hinet.net

出版日期／2004年11月

ISBN 957-29917-4-4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未經許可，不得將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刊載使用 Printed in

性與死亡

大陸知名評論家

張萬新

性與死亡相關聯，是文學最古老也最富魅力的永恆主題。只要有人活著，世界就會繼續上演性與死亡的遊戲。

麥家最新的長篇小說《暗算》，仍然像《解密》一樣引人入勝，十分好讀。不知是什麼機緣巧合，使麥家闖入了一個祕密世界，挖掘到了如此誘人的題材。《暗算》也好，《解密》也好，光從題目本身，我們就可以感覺到，這是一個我們熟悉又陌生的「特務世界」。

我以為，麥家正在創作的系列作品，已構成了一種新的類型小說，我個人稱之為「特務小說」。我有種預感，凡小時候玩過抓特務遊戲的人，都會喜愛麥家的小說，他不僅喚醒了上一代人的記憶，而且在智力上提升了特務素有而應有的水準。他筆下的人物都是非常的天才，當然有著非常的故事，非常的人生和世界。

麥家筆下的世界註定是個永恆的深奧的祕密世界，即便像《解密》和《暗算》這樣優秀的小說，也僅僅只是觸及其皮毛。生活在那個封閉世界中的人物，都有一顆封閉的靈魂，都是非常態的人，非生命的神。他們唯一和生命相聯繫的管道，似乎只有「人皆有之」的性生活。在麥家筆下，性是這些封閉靈魂的生活亮點，也是這些靈魂的死亡宿命。



性與死亡相關聯是文學最古老也最富魅力的永恆主題，麥家將此主題發揮到了極致。小說有五個幾乎為獨立的故事和人物，他們各自有專攻的情報領域和身份，搞監聽的人叫「聽風者」，破譯密碼的叫「看風者」，搞間諜工作的叫「捕風者」。到了麥家筆下，這三種人都將死於性。

第一個出場的人物是瞎子阿炳，這個有著音樂家外號的人，是個聽力上的奇人，他能從浩如煙海的聲波中，找到隱藏得最深的敵人。因為聽力太好，以致最後他「聽」出自己孩子是個野種。當他從嬰兒的聲波中發現妻子偷漢的事實後，他選擇了自殺。可以說，他是死於性無能。

第二個人物是個性欲極強的女數學家，她有著強烈的生理需要和無法抑制的亂倫衝動。雖然她有著非凡的天才，能破譯世上最詭異的密碼，卻無助於阻擋她在性生活上付出代價。最後，她未能逃脫情敵的簡單謀殺。

第三個人物名叫韋夫，性在他命運中沒有扮演殺手角色，而是人世間給他的最後一絲慰藉和獎賞。這個勇敢的間諜，在病逝時和一個美女相擁而眠，頓悟了「男人的生命」，同時也加速了他死亡速度。

第四個人物死於性的直接後果：生育。但不是死於難產，而是死於她「聲嘶力竭的呼喚」。她在生孩子時，不停地呼喚孩子父親的名字，而此時孩子父親已經是一個暴露了身份

的地下工作者。於是，她的呼喚，成了「不打自招」。

這眾多性與死亡的宿命，把那個原本死板的神祕世界撕開了一道人性的缺口，使人們意識到這些自覺封閉靈魂的天才人物其實也是活生生的人，也有人的需求，人的悲歡，人的命運。在這一點上，麥家採用了合理的敘事策略，使原本是類似神的世界，透出了一絲人的氣息，從而喚醒了讀者的巨大的同情心和理解力。

總之，讀麥家的小說，既可從高超的智力搏殺中獲得閱讀的快感，也可從中感覺到生命的懸疑，故事的詭異，人世人事的生生不息和錯綜複雜。偏執一點地說，又可以一言蔽之：只要有人活著，世界就會繼續上演性與死亡的遊戲。

「解密」麥家

大陸知名作家

劉玉棟

第一次見到麥家這個名字，還是在一九九七年。那年第九期的《青年文學》上，有一個中篇小說叫《陳華南筆記本》，作者麥家。我覺得麥家這個名字特別好，給人一種溫暖親切的感覺，還有些許的神祕。也許是由於麥家這個名字，我讀了《陳華南筆記本》，這篇小說更是讓我吃了一驚，不論是題材寫法，還是情節內容，它都是那麼卓爾不群。同時，就跟麥家這個名字一樣，這篇小說貫穿著一股新鮮而又神祕的氣息。一看，便知道作者是一個訓練有素的人，沒有十年的功夫，是寫不出這樣的小說的。這篇小說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讓我也記得了麥家這個名字。

時光荏苒，一晃五年過去了。二〇〇二年秋天，參加魯院高研班學習，報到後，攥著鑰匙，提著行李去房間，開門的時候，我無意識地回頭瞅了眼我的對門，被透明膠貼著的紙條上，印著兩個楷體字：麥家。我的腦子裡一下子就蹦出那篇小說：《陳華南筆記本》。我記得我當時下意識地笑了一下，心想：這就是緣份。

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，那天下午，我的朋友、小說家老虎和《民眾文學》的程紹武編輯、《十月》的陳東捷編輯一起來了。不一會兒，紹武編輯和一個留著平頭、戴著眼鏡、體

態偏瘦、白淨秀氣的人走進我的房間。握手、寒暄，我才知道這就是麥家。第一次見面，麥家有些靦腆。晚上出去喝酒，在魯院北邊一家東北菜館，在座的有麥家、戴來、徐坤、陳繼明，還有孫惠芬，再加上程紹武、陳東捷、老虎，滿滿的一桌人，全是新朋舊友，自然熱鬧非凡。那是臨開學的前一天晚上。那天晚上，大家喝了許多酒，白酒是二鍋頭，啤酒是燕京。二鍋頭喝了大概是三、四瓶，啤酒有十幾瓶吧。大夥杯酒言歡，喝得酣暢淋漓。唯獨麥家坐在一邊，肩上挎一個書包，文質彬彬的像一個大學生。我請他喝酒。他就操著標準的南方國語，滿臉真誠地說：「我不會喝酒，真的不會喝酒。」接著他又跟上一句：「你們也少一點。」那天晚上，除麥家之外，我們都喝得有些高興。那天晚上，麥家一直那麼安詳平靜地看著我們喝酒，同樣給我印象深刻。這就是我和麥家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，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平靜、安詳，言語不多，確實給人一種神秘祕的感覺。後來，我們在一起喝酒的次數多了，我知道麥家還是能喝一點的。但在喝酒上，他總是表現得特別理性。

麥家是一個低調的人。在人多的場合，他總是盡量坐在後面或者躲在角落裡，然後瞪著一雙睿智的眼睛，靜靜地聽別人講。他很少講自己。我們熟了以後，有一次我跟他談起了他的名字和小說，我跟他談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和小說時的感受，當然我說到了那種神秘感。麥家只是齜著牙笑，他不說別的，也不叫任何解釋，盡管那時候他的成名作長篇小說《解密》還沒有發表和出版，但從他那有些曖昧的微笑中，我能看出來，有這種感覺的肯定

不是我一個人。

相對來說，在魯院的日子還算得上平靜。晚飯後沒事，魯院前邊的那條河邊成了我們散步的去處，我們時常沿著河岸向東穿過一座鐵路橋，然後沿著鐵路再走回來。漸漸的，我瞭解了一些麥家的過去。麥家屬於大器晚成。實際上，他很早就開始寫小說發小說了。一九八八年，他的處女作小說在《崑崙》上發表，他後來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。他的同學中，有兩位已經是當代文壇上重量級的作家了。麥家走的是另一條路，他轉業後，到地方電視台做專業編劇。其實麥家在自己的專業上做得相當不錯，他編劇的電視劇獲過全國大獎，但麥家對此不願多談。麥家還曾經跟朋友合夥做過生意，並且還相當成功。但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，麥家忘不了他的文學，實際上，無論做什麼，麥家始終沒有離開文學，他在暗處使勁兒。這些年，他不僅發表十幾個中篇小說，而且就在我們學習期間，他拋出了跟他較了十年勁兒的心血之作：《解密》。

《解密》帶給文壇的震動是後來的事。在這之前，麥家並沒有跟我過多地談到這部小說，我只是知道他有部長篇要在《當代》發表了，並且中青社要同時推出單行本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背著《解密》的單行本回來後，拿過一本來送給我，他有些輕描淡寫地對我說：「有時間你就翻翻看。」他更在意的似乎是《解密》的封面設計，圍繞著封面，我們談了很多。當麥家談到出版社想把他的照片加在扉頁上，但他思忖再三還是拒絕了的時候，我驗證

了我開始時感覺。麥家不想拋頭露面，甚至連作者簡介都沒加，就是想把自己隱到作品的後面，把小說中那種神祕的氣息盡量多地傳遞給讀者，讓讀者自己去猜測思考。事實證明，麥家的這個選擇達到了目的。後來，許多媒體採訪麥家，最感興趣的問題是：《解密》中的故事是不是真的？容金珍是不是真有此人？這裡面是不是由你自己的經歷？你是不是真的在國家守密機構幹過？看到這些問題，麥家就露出一臉的壞笑。我知道，不會有答案的。實際上，這些問題同樣困惑著我。因此我認為麥家的神祕並不是他故意而為的，他天生就有這種神祕的氣質。

拿到《解密》後的第二天，我到濟南開省作代會。在北京開往濟南的火車上，火車啟動的那一刻，我翻開了《解密》。應該說，那是我很少有的一次愉快的閱讀。在閱讀過程中，我真的把麥家給忘記了，我被這部小說深深地吸引住了，看到熱鬧的地方我禁不住會停下來，平息一下心情。當時我就第六感到這部小說肯定會引起回響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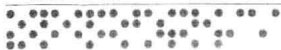
《解密》讓麥家一炮而紅。一時間，他的小說不但成為各大影視公司爭相購買的對象，而且在全國的很多刊物上都出現了麥家的名字。在今年第七期的《小說選刊》上，我終於看到蹲在那裡齜著牙笑的麥家。過幾天麥家打來電話。我說：「這一次，你終於被『解密』了。」我聽到電話那頭傳來麥家嘿嘿的笑聲。

平時，麥家在穿著上較為隨意。冬天，他總是穿著一件羽絨坎肩晃來晃去的。他的房間

裡，書堆得到處都是，水果在地板上亂滾，被子疊得也不是多麼板正。但這些都是表面的，實際上，麥家是一個心很細的人，這從很多地方能夠感覺的出來，舉一個很小的例子，比如你哪裡不舒服，他像會變魔術似的，馬上拿出各種藥來，並且告訴你什麼時候吃，吃多少最好。

麥家還有更柔情的一面，那就是對待孩子。麥家把六歲的兒子的照片擺到桌子上，說：「這是我兒子，他媽的調皮得不得了。」麥家把這句話說得情深意切。麥家把兒子從成都寄來的畫作給我們看，從兒子在紙上的甘言蜜語到麥家談起兒子的眉飛色舞，我們看到了一個不再神祕的麥家。我的女兒要過五歲的生日，我準備送她一個芭比娃娃。我和麥家去逛商場。麥家知道後，堅持他要買。他說：「你回去後跟她說，這是一個叫麥家的伯伯送給她的，她會記住我的。」他說：「真的，你給孩子買吃的，吃完後她便忘了，可你要送她一件她喜歡的東西，她會永遠記住你的。」這就是麥家，一個想讓孩子記住的人，一個喜歡孩子的人。

離開魯院近一年的時間了，跟麥家也快一年沒見面了。想起那段生活，內心還是非常懷念的。一年來，時常能在報紙上看到有關麥家的各種訊息，知道他還在賣力地寫著。《解密》的成功並沒有讓他絲毫的放鬆。當然，麥家也不會放鬆的，用他自己的話講，「生活中，我除了迷戀小說之外，幾乎別無嗜好，寡淡得近乎智障。」由此，我們也可以看出，麥家是一



個特別執著的人。

確實，文學就是麥家的一切。

二〇〇四·五·五

《暗算》臺灣版序

麥 家

《暗算》也是「解密」，它一下子解了五個人的「密」：聽力出奇的瞎子阿炳，智商頂尖的黃依依，勤奮至極的陳二湖等；他們都生活在世俗的陽光無法照到的角落，同時又都是某一特別行業中的「容金珍」——天才式人物，智力非凡，貢獻卓著，然而命運多蹇，紛紛被世俗之亂事所擊垮。雖然我一再說過，《暗算》不是《解密》的續篇，不少媒體由此給了我一些相應的頭銜，諸如「解密專家」、「智性寫作的代表」、「七〇一的奸細」等。

我注意到，大部分讀者對我文本的特色是不大在意的，他們在意的是我為什麼把寫作的熱情都集中在這一小撮「秘密人物」身上。今年元月，在上海，有一位記者直言不諱地指責我是在「跟國家機密開玩笑」。我是個口拙的人，但面對這個問題卻回答得十分機智，也許是早早準備吧。我問這位記者：真正的國家是你我這等凡人掌握得了的？他說：我看到就是一些國家機密要事。我說：那是你被我仿真的文本欺騙了。他還振振有詞地告誡我：不管怎樣，你在暗示我們國家有這樣的秘密的機構。我背了一段小說回敬他：「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秘密，秘密的機構，秘密的武器，秘密的人物，秘密的故事，秘密的……可以說，有說不完的秘密。很難想像，一個國家要沒有秘密，它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。也許就不存在了，

就像那些冰山，如果沒有了隱匿在水下的那部分，它們還能獨立存在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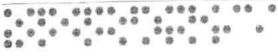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我經歷的一點趣事，但放在這裏，卻是我言歸正傳的引言。說實話，我是個世界的懷疑主義者，人生的悲觀主義者，我有一種固執的看法——我總覺得，對我們這代人來說（但願僅僅是我們這代人），我們對國家或者某一類組織的真實是無知的，表面上我們似乎瞭解得不少，但其實瞭解的都不是真實的，不是我們應該瞭解的（我們當然應該瞭解真實），而我們真正應該瞭解的，卻一無所知。我希望通過我的作品交給人一種懷疑精神，一種責問的勇氣。也許瞭解到的真實對我們本身並無益處。但這是我們的責任，也是權力。前兩天，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則廣告，沒有圖案，只有兩句話：**把上帝的還給上帝 把凱撒的還給凱撒**。雖然是一句老話，但巨幅廣告橫在眼前，我還是被震動了，感動了。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和願望在產生作用。

和《解密》一樣，《暗算》出版後，受到了眾多影視公司的青睞，在洽談中，幾家影視公司都希望我親自來擔當編劇。這差不多是我中止談下去的重要理由，因為我的職業就是一名專職電視劇編劇，我已經幹夠了這活，不想在工作之外再幹了。但是有一位製片人卻用兩句話說服了我，她說……她說得非常露骨，反而只能成為密語了。但總之，我最後是接了這活。現在，三十集的劇本已經告終，下個月即開機拍攝，其中有港台名演員，像梁詠琪、趙文瑄等。我沒有信心我的小說會在台灣風靡。但對它（小說）的背面——同名電視劇，我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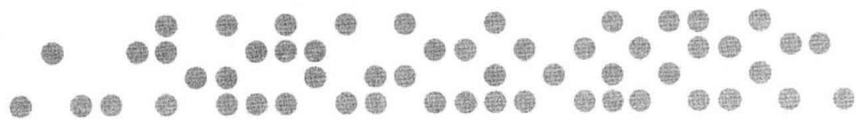
信會搶佔相當大的市場。因為，據我所知，公司決策層為了開闢港台市場，專門追加五百萬元的投資，目前該劇投資額已超過兩千萬。雄厚的資金是勃勃雄心的寫照，而電視劇說到底就是一個用錢來收買人心和拉攏財富的玩意兒。

我剛才說了，電視劇只是我的背影——哪怕是我親自改編的，小說才是我的正面。所以，如果您對我有好奇，看我的小說才是上策。我的小說並不難讀，也不膚淺，在大陸，我的小說成了各大報紙競相連載的讀物，同時也成了由中國小說學會組織評選的專家排行榜的座上客。都說，兩者要兼得不易的，但事實證明，我做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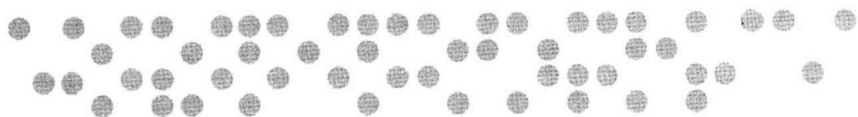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〇四·七·一〇



下部	中部	上部	序曲
聽風者	捕風者	對看風者	19
235	87	31	



暗算



麥家 著
文圖國際圖書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